

對傅樂安著「當代西方天主教梗概」一文的回應



房志榮

本文應《鼎》雙月刊編輯之邀，對傅文「當代西方天主教梗概」（註一）作一簡短回應。文分三部分：先略談北京的宗教研究所，後列舉傅文的積極貢獻，最後指出傅文的某些限度。

一、簡介北京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二)

因為傅文是在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所出版發行的季刊之一上發表（另一季刊為「世界宗教研究」），簡略介紹這座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其必要。

一九六四年成立的「北京宗教研究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一個研究所。社會科學院是一個以研究為主的部門，包括政治學、經濟學、人文科學和國際事務四大領域。每一個領域分為八個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則劃歸人文科學領域。研究所的主要任務

是從事科研，教學是次要的。實際上，研究所只是從一九七八年才開始招收研究生。一九七八年招收二十名，一九七九年四名，一九八一年三名，一九八零年和一九八二年沒有招生。」

「北京宗教研究所分為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道教、儒教和宗教原理六個研究室。」

「實際上，主要研究室（除研究力量相當強的宗教原理室外）是研究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三個研究室。儒、道教研究室很小，成立不久。同樣，自覺信奉儒、道教的中國人數也非常少……研究生在選擇自己的宗教研究專業時，要受到種種限制，更加深刻的根源在於研究者應遵循自己的社會原理，即馬克思主義。」

二、傅文的結構與貢獻

這篇介紹西方天主教的文章寫的清晰可喜，結構毫不複雜，讀來輕鬆愉快，獲得不少有趣的報導。其結構只有兩部分：一．當前天主教現實，僅佔一頁篇幅；二．當前天主教面臨的一些挑戰，佔十四頁之多，可見該文的重點是評介天主教目前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是什麼呢？作者分五種來評介，每種給以兩頁多的篇幅，就是 1) 基層團體的興起； 2) 地方教會的崛起； 3) 女權運動； 4) 解放神學； 5) 生命倫理學。此外文首有短短的八行「導論」，說西方各地天主教有矛盾，有鬥爭，有嚴重的危機，面臨著往何處去的問題。文末有一「結論」，也是短短八行，撮要提出所說過的種種挑戰，而斷言「羅馬教廷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天主教的前途成為教廷當局急需思考的問題」。

1. 在介紹天主教基層團體的開始一大段（頁 2），寫的相當生動深入，表達了這些基層團體的願望和集會方式。以後介紹的七種運動也頗引人入勝，即神恩復興運動、主業會、共融與解放、普世博愛運動、泰澤團體、新教理運動和夫婦懇談會。雖然將這些運動都歸入基層團體不一定恰當，而有些較接近基層團體的組織，如聖母軍、基督活力運動、基督生活團等反沒有提及，但傅文所說的那七種運動的確能代表今日西方天主教的特色。

2. 在講地方教會的崛起中，有關教宗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二次訪問美國時，伯爾納定主教向教宗所作的歡迎詞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答詞，譯的非常入神，頗能澄清地方

教會與羅馬教廷的各自立場。

3. 關於女權運動，一位法國神學家在「十字架報」（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所寫的頗具代表性：「這正是天主教會中不敢正視的一個難題……它常常被掩蓋，被弄糊塗，看作是笑話。這種態度不是由於神學的原則，而是由於我們長期以來文化史的無知。」

4. 談到解放神學，傅文承認「一場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異端嫌疑案終於宣告結束」，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羅馬教廷公佈「基督徒的自由與解放」的通知，對解放神學作了肯定。四月九日，巴西主教全體會議上宣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信：「解放神學不僅是適時的，而且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5. 最後關於生命倫理學，傅文也把羅馬教廷的立場交代的相當清楚；羅馬指責離婚、墮胎、人工避孕、同性戀、試管嬰兒等是以社會一時流行的意識和價值破壞人類傳統的基本意識和真正價值，違背天主制定的萬事萬物的自然法則。

三、傅文的某些限度

說過傅文的結構和積極貢獻後，現在略談其限度。這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任何作品都會有其限度。以下所說也不是為批評而批判，而是因了生活背景和所持立場的不同，對同樣的事件會有不同的看法，而引出不同的結論。總的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研究的基本目的」（註三）與世界一般宗教人士特別是天主教人士研究宗教和關心宗教的目的不同，因此傅文的簡短導論與結論中所說的「矛盾」、「鬥爭」、「天主教的前途」、「往何處去的問題」等說法和懂法，和

天主教人士所說所懂的大不一樣。天主教對造物主和救主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經歷過近兩千年的考驗的。約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的骨幹——約四千主教，四十多萬神父，九十一萬多修女，一定不是躊躇滿志，迷失方向的一群。

其次，弗蘭克·惠林在將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與北京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作過比較後所達到的結論（註四），也能解釋傅文的一些肯定。惠林說，哈佛及北京的宗教研究須「超出從歷史和哲學角度開展研究的常規方法，轉到全球性解經學領域」。實在，傅文根據大部分是法文的豐富資料所作的翻譯和報導相當精確清晰，但他所作的解釋和評斷——解經學領域，每每不是由所報導的事項延伸出來，而是出自他研究的原則或目的。比方說天主教的基層團體「基本上是獨立自治的群眾性組織」能引起誤會，認為那些基層團體要擺脫羅馬教廷的管治，其實正相反，所有的基基團都以歸屬於一個天主教會

為榮。又如說「解放神學就是在拉美千萬個基層團體中誕生的」也與事實不符，因為解放神學就是由一批拉美留歐的神職人員發動的，然後才進入民間，傅文引用很多次的古鐵雷斯就是明証。

最後傅文對羅馬教廷及教宗似乎特別關切，但文中所表達的擔憂和所下的審斷，不是大多數的教徒，甚至世人所有的，例如「羅馬教廷已指揮失靈，羅馬教皇已不再擁有絕對權威」，「對地方教會及其權力的支持，就是對羅馬教廷獨霸的批判」，甚至把伯爾納定主教的歡迎詞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答詞說成唇槍舌劍，是地方教會在同羅馬教廷分庭抗禮，矛盾十分尖銳，都是一些一廂情願的解釋。事實上，今天的羅馬教廷和教宗，其威望和權力不遜於過去任何一個時期。另一方面羅馬教廷讓各地教會自由發言，神學家有充分研究及發言的自由，正表示這個由基督規定的君主制度的教會也在民主上踏步前進。

附註

註一 見傅樂安：「當代西方天主教梗概」，〈〈世界宗教資料〉〉季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1-15頁。

註二 本段引號中所抄寫的文字見弗蘭克·惠林著，顏昌友譯：「北京和哈佛：兩個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之比較」，〈〈世界宗教資料〉〉季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17—20頁。

註三 引自呂大杰：「關於建立“西方宗教學說史”的幾個問題」，中國無神論學會編：〈〈宗教與無神論〉〉，247—24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福州。其全段為：「宗教是虛幻的反映，顛倒的世界觀，人民的鴉片煙。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研究的基本目的，是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去教育人民，免受和消除宗教鴉片的精神麻醉，調動和鼓舞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註四 見註二所引之惠林文，頁20。